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表記集傳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溫帶綬履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姚階琴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四

表記集傳

禮類三禮記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表記集傳二卷明黃道周撰道周有三易洞璣別著錄是書亦在經筵日纂輯進呈其自序以為古者窺測天地日月皆先立表為表記之所由名夫古者制字表裏皆從衣謂衣之著於外者人之言行猶衣之章

身鄭康成云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
是為本義必取義於八尺之表測土深正日
景以御遠近高深反屬濶遠又表記一篇古
注約分九節正義曰稱子言之凡有八所皇
氏云皆是發端起義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
若於子言之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
直稱子曰今檢上文體例或如皇氏之言今
依用之故於諸節脈絡相承處必詳記之如

云此經又廣明恭敬之事又云此一節總明
仁義之事又云自此以下至某句更廣明仁
義之道前儒說經於章段離合之間其慎如
此陳澧不用注疏次第強分四十餘章後來
說經者皆譏其失今乃約之為三十六章皆
古訓所未有更於說經之法有乖其解首節
云易與詩隱而顯書不矜而莊春秋不厲而
威禮樂不言而信更屬強分蓋道周此書亦

全引春秋解之故曰坊表二記不專為春秋
而以春秋發其條例則百世而下有所稽測
得其晷影夫坊記一篇如曰以此坊民諸侯
猶有畔者又云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又云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其通
於春秋初無事強合至表記篇則多言君子
恭敬仁義之德而必以春秋證之於經之本
義反荒矣又引韋鼎見王通之事則誤信偽

書於考據亦疏而其說春秋互證旁通頗有
發明猶之胡安國春秋傳雖未必盡得經意
特以議論正大因事納規甚有關於世教遂
亦不可廢云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表記集傳卷一

明 黃道周 撰

歸表章第一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

信

歸者萬物所以立命也命散於易著於詩書正於
春秋易與詩隱而顯書不矜而莊春秋不厲而威
禮樂不言而信其動於性情播於形聲要於至命
不藉權位以樹表天下揆正百世則六經四德其

義一也。夫子以春秋之意酌為禮本，以大民坊。又以詩書禮樂之意表其行事而洗心於易致用於春秋。是表記之所為作也。坊表二記不專為春秋，而以春秋發其條例，則百世而下有所稽測，得其

晷影
馬

公隱
元年春王正月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正始不即位正終無處所薨而不葬有
春而無王正月是春秋之所首隱也

公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十有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

自齊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奠于齊至自齊不忘于齊之詞也。葬我君桓公漸忘乎齊之詞也。雖不可忘禮不可讓九月而葬已哀矣。穀梁子曰：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會矣。夫無此三者雖九月其猶謂蚤乎？抑以謂晚乎？蓋使隱公在亦曰是可以葬矣。是盡乎內之道非盡乎外之道也。

公桓

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春秋之命辭未有顯於此者也。其矜而莊厲而威亦未有甚於此者也。以桓年之無王也。至宋督之

亂乃以王治之非為治宋蓋治魯也魯會三國以
成宋亂取賂於宋納于太廟是臧哀伯之所痛也
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美士猶或非
之况昭違亂以告太廟其若之何甚矣臧孫達之
厲也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則春秋有取之矣然則
十年之書王何也曰來戰于郎春秋之所治也

公桓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六年秋蔡人殺陳佗

是踰年之君也而名之稱殺焉謂其殺太子免也
不以為君則固有身弑其君而怒討於會者矣且
是陳蔡也免喪而從王未為不密也而弑之如路
人焉夫必有石碯之臣泄之於蔡若桓公之誅州
吁也不然則太子免之徒也而春秋深抑其事屏
盜與蔡若溝中之鬪者故不厲而威如殺陳佗之

例是也夫故有所致具威厲也

公桓

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曷不曰天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謂是可以不討也可以不討則可以不討然則諸侯不朝可以不討乎曰抗天子法於諸侯則移六遂之師不抗天子法於諸侯則方伯致事然則而使稱天不致方伯之命何也曰桓不足以霸也桓不足以霸而受滕杞殺鄆紀曹之朝何也曰桓位未正而取援於宋以合小國之諸侯又為天王逆后於紀小國從之以魯為可恃也而天王兩聘魯不能從則周

公之衰亦可知矣故兩聘稱天而伐鄭稱王兩者所以救桓王也王有兩聘而魯無一從兩者所以救周公也春秋以法救天王以道救周公先以君臣次以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此五者春秋之所云救也然則春秋始於隱公若先兄弟者何也曰是周公之志也有君臣則以父子正兄弟有父子則以父子正君臣君臣從王父子從天

公桓
六年秋九月丁卯子同生

以志嫡也以志正也以志物也以志幼也終桓之世與齊爭霸內有冢子外有與國衛鄭雖隙不能難也桓不能霸則莊可以霸桓奪於宋莊奪於齊嚮無桓文則周公之澤絕矣故於莊公之生春秋所不得喜而冀之曰是可以存周公也倚嗟傲苟之

矣或曰惜乎隱之未有子也

公桓

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十年夏五月葬曹桓公

葬曹桓公安射姑也安射姑者何父病而出世子
子可以不出子不出而父薨則子無以立命無以
復子出而父薨子亦無以立命亦無以復幸乎其
復也故為書曹伯之使幸世子之復也左氏曰曹
世子來朝享以上卿禮也享曹世子初獻樂奏而
嘆施伯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曹太子有
父疾不得越國而朝越國而朝不得受享受享而
歎善人也惜不講於禮也春秋以義裁射姑之命
以禮厚桓公之終夫為陳佗與庚者亦曹莊公之
罪人也故曹伯不書卒而書葬異於不書葬而書

薨者是春秋
之微顯也

桓公三年秋九月齊侯送姜氏於讙公會齊侯于讙夫

人姜氏至自齊

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

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於是齊魯爭霸成爲紀也齊魯之爭紀猶晉楚之
爭鄭也於是齊魯不惟終僖公之世姜氏不歸寧
於齊姜氏之不歸
寧春秋之所許也

公桓

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十有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春秋之記使弟何也曰亦周公之志也宗室之多
故喪亂不平必自兄弟馬自管蔡以來至於隱桓
而桓矣三桓侈而周公衰天王之殺其弟佖夫春
秋猶將絕之而況於諸侯乎盜殺衛侯之兄繁春
秋猶將誅之而況其身為兄弟者乎春秋之書弟
者十二而衛叔武不與焉叔武為晉所立稱子於
踐土及其沒也不得書曰衛侯殺其弟叔武故死
兄而奸位春秋之所惡也春秋所褒四季四弟而
目夷喜時猶不著於春秋故棠棣之詩春秋之所
哀也自僖文而上百年之間僅書兩弟皆在於桓
年故所謂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
不言而信者若書齊鄭兩弟之義是也

公桓

二年春滕子來朝秋七月杞侯來朝

六年春正月寔來冬紀侯來朝

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十有五年夏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以九國之朝是可以霸乎曰是可以騁矣神兒宮
人則於其盈也冬十一月明年四月始再伐鄭是
納厲公厲公同惡者也桓公之納鄭突莊公之納
衛朔皆顯抗王命自相雄長向微桓文則無復有
知天王者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則必
於隱桓辨蚤也辨之不蚤而鍾巫之旤與彭生相
期是春秋之所深痛也

然則春秋自五倫而外無治乎曰五倫而外則無
復治矣五石六鷁鸛蜚域糜猶是天道亦猶是人
事也不言者以之隱言者以之顯言者以之顯不
言者以之微然則春秋治天亦治王治魯國亦治
列國乎曰皆王也皆天也無天則無以命王無王
則無以命天下故胥命錫命者春秋所著威信於
天下也

公桓

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於蒲

齊衛胥命則無所用錫命也無所用錫命則東帝
西王相起於世矣夫謂是宋殤之弑魯隱之薨皆
可以不問也則亦諸侯自相樹立而已矣華胥之
相馮公子翬之相魯天子無以命諸侯諸侯無以
命大夫蓋自是始也詩曰爾之逮矣民胥
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其齊衛之謂也

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禮諸侯莫世子在殯以王命錫為諸侯立賓昨受
弔致祭拊廟以為喪主其有勲勞乃申錫命加弓
矢拒也得專征伐周室既衰諸侯嗣服不使王命
會於公侯其有非時申錫如蔡丘踐土春秋亦闕
而不書獨於魯書之明魯秉周禮非時之命不可
以相瀆也桓公生未受命終歿未有勲勞著於王
室而疆為追錫以蓋其愆故榮叔之使有六失焉
失討一也失封二也樹齊三也蔑魯四也已晚五
也調人六也調人者何魯方有憾於齊齊請王姬
而使魯為之主天王又錫命焉以增美於魯而釋
回於齊是不可以已乎且是桓公也初未錫命則
不得干世子之位不得干世子之位則不得以母
之贈攘兄之爵故仲子之贈以惠公而存天威風
之贈離莊公而稱王去天以罪榮叔罪榮叔以存

周故周公之教隱而顯周公之動不矜而莊周公之刑不厲而威周公之令不言而信

何也曰以成未亂來戰于郎春秋之特治也春秋所特治則以王治之然則文公錫命亦無勲勞而稱天王成公賜命亦非其時而稱天子何也曰文公新公者也簡王新王者也文公之錫公始畢葬簡王之賜王方畢喪是皆未逮於禮也舉其近於禮者而先後布之是春秋所治天子天子所治諸侯之事也故齊侯衛侯晉命於蒲是春秋之所大惡也而天下無惡之者故周公之斧斤仲尼之筆討或顯或微皆不可已也

然則春秋五治隱顯威信皆於隱桓取之乎曰隱桓之際王終霸始天下之大變也隱桓三十年一百九十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美見端盡矣因而推之二百四十年十七百事其以綱紀屬

此先後同貫也然則後世之聖賢有與於此者乎
曰有之其唯王通乎韋昂見於王通通三見三不
語恭恭若不足昂出謂門人曰夫子得行於時有
不言之信不厲之威矣然則春秋不書楚越之君
而元經之帝苻秦與元魏何也曰仲淹常言之矣
潔名索實則帝不可去夫其名存焉耳昔齊桓尊
王室而諸侯服苻堅舉大號而中原靜周制至公
之命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苻也晉制至私之命故
苻堅王猛不得而事也又曰苻秦何逆三十餘年
中國士民殺有寧字王猛之力也董常曰敵問皇
始授魏而帝晉何也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我
間有命不敢以告人傷之也董常曰敢問卒授之
何也仲淹曰亂離瘼矣吾誰遘歸天地有奉生民
有庇即吾君也天命不于常歸于有德戎狄之德
藜民懷之三才其舍諸然則仲淹在其與許衡乎
曰仲淹有不言之信不矜之莊不厲之威許衡之

時則亦命也。是乎曰：天下有王，賞罰出於上，天下無王，是非出於下。舉十年而正之，是請史之繩準也。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則重萬世之天。共治之，非仲尼與仲淹之所治也。然則綱目之治，下於元經，與曰元經有其綱目，有其事，命時者與天命事者與天者，得其綱目者，春秋之冢孫。元經者，春秋之愛子綱目者，春秋之冢孫。

敬忌章第二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表記集傳

躬者言之的也敬者躬之敬也不正不力則其得失無數矣故敬其躬則固有擇言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言敬忌也敬忌而後寡失寡失而後不辱不辱而後可以樹表於天下故身為匹夫而有王侯之貴則亦以此也

僖公二十有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

公子遂如楚乞師

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齊以泚之盟侵我西鄙再伐北鄙以展喜之言放師而反矣又乞師於楚河也必以楚伐齊則是周公太公世世相害也伐齊取穀無損於齊而徒使仲遂張楚入杞如齊以權指自衛故君子之言故

於德小人之言故於勢以公子遂之逆滅文仲之
譎入楚乞師其失足失色失口有不可以告人者
矣詩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其公子
遂之謂與然則不去其公子何也曰著之也具以
公子著
禍从矣

公傳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伐曹衛不月刺公子買不日是皆有失焉刺公子
買者何衛與魯睦使買戍衛晉大伐衛則買不卒
戍楚將救衛則買亦可卒戍也卒戍而拒晉則得
罪於晉不卒戍而叛楚則得罪於楚故買之刺自
刺也謀刺之公子遂刺之也公子遂不失口於楚
則公子買不失足於衛公子買失足於衛則魯人

失色於晉也故失之甚者莫如公子買之刺也
則不刺公子買而修詞於楚致罪於晉曰是周公
康叔之舊也而無有故世無展喜也有展喜而重為
師於魯也而無有故世無展喜也有展喜而重為

倭
乎

宣
公四年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公止於齊
高固求昏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平州之會報以濟田是不已足乎齊人以為未足
也曰是世望吾高子矣十月之間公再如齊幾乎
見止而幸乃免也屈其愛女以昇於齊大夫故禮
者躬之足也義者躬之色也增者躬之口也禮失

不畏義失不憚智失不信以公子遂之逆行父之
儒舍敬就媼則為辱招而已詩曰為與女蘿施于
松柏其宣公季
孫行父之謂也

成公四年夏公如晉秋公至自晉晉不敬公將朝楚

十年秋七月公如晉晉景公薨公為會葬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執晉之喪勝於執楚之喪者乎謂辱於晉喪而後恬於楚喪故成襄之足敬同致也

襄公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楚子昭卒公為執喪

夏五月公至自楚

三十一 年夏六月辛巳公薨於楚宮

袂殯而親襚以為不失色於人乎已失之矣其貌
不足畏也色不足憚也言不足信也而宮其宮則
猶夫許蔡之車其車也以周公之孫八百乘之諸
侯禮樂不足自將而從於江漢之濱是與乾侯同
衰也故為之志在志至志
薨則猶夫乾侯之志也

公昭
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五年春公如晉秋七月公至自晉

莒人譖止於晉

取鄆者季孫也如晉者季孫也使公不入晉者季
孫也使公入晉而見止者季孫也以少姜而辭以
取鄆而止無一足憚者以守先公
之位故乾侯之駝則自此始也

公昭

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

賀章

章華之臺賢於少姜之喪乎以少姜而如晉猶以章華而如楚也宣公事齊則不事晉是以見止於黑壤昭公事晉而又事楚也亦以見止於平丘故君子不敬其躬而欲以敬人自免者其於免也遠矣頌曰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其有文王周公之思乎何其思之深也

公昭

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

如以歸公至自會

為季孫取鄭川人於社故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辭公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惠伯請于荀吳

十五年冬公如晉謝平丘止於晉

十六年夏公至自晉

甚矣意如之累上也公五如晉不獲而反則皆意如之以也鄭賦六百乘介於晉楚之間東盟西會以諸大夫之能修容修辭規路於其庭爭貢於除自朝及夕晉不敢難而又加禮焉則子產之說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故鄭以小國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詩曰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子產之謂也王通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董常曰君子有不言

之辨不假之兵
其是之謂乎

然則後之君子其足以與於此乎曰其周元公程
純公乎元公不以疑譜變色於聞道純公不以功

利變辭

於安石

敬辨章第三

子曰禘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瀆也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倦而思樂樂而相瀆之情起矣敬而後辨辨而不
相因之義起矣君子為祭以教敬為朝以教辨以
朝祭之義通於宴居而後倦樂之意無從而生也
因而推之器不可假名不可借君臣父子夫婦昆

弟朋友各有其序王公侯伯卿大夫士各有其等
故春秋之分明而陰陽之位正陰陽之位正而生
殺與奪進退升降不易其次故禮樂之制可以
復起而天地日月不失其令也是春秋之意也

公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

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是所謂襚襲相因者也贈惠公而及仲子得曰惠
公仲子贈成風而及僖公不得曰成風僖公也故
以惠公而因仲子因愛以立貴以僖公而因成風
因親而及尊嫡妾之分子母之義未之敬辨也然

則謂仲子而稱天王謂成風而不稱天王何也曰
謂仲子者隱公之請也隱公尊其父以及仲子因
其尊而尊之故稱天謂成風者非文公之請也天
王變其故典致介福於其王母在故府以為異數
在宗國以為私典則亦王之為非天之為也然則
天王而謂壽母非禮乎曰婦人非其夫不達於天
子莊僖惠襄於是四世矣非莊公則無所達之也
然則秦人之稱僖公成風何也僖公同盟者也莊
公非同盟也稱近而讓遠猶之若母也則未達於
禮也穀梁子曰謂早而含晚含謂雖施何遠去天
或曰王之與天通稱也
則未達夫絕屬之義也

公隱
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禘庚寅我入禘

公桓
元年春鄭伯以璧假許田

是所謂禘禘相因者也魯不朝周則無用許田鄭不助封則無用禘社以為夏裘則皆夏裘以為冬葛則皆冬葛也然而鄭可以不東封魯不可以不朝王鄭不東封則可以禘易許田魯不可不朝王則不可以許田易禘故甚哉鄭伯之冒也以其冬葛而易夏裘意在戒許而因以離周魯既入禘則不得不與許田同浴而裸不相笑也詩曰以兩車來以我賄遷其是之謂乎

桓公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

遂如齊

四月丙子
公薨于齊

莊公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孫齊後第三
會尚再會

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前年冬如齊納幣

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八月丁丑夫人姜氏

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十有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是皆所謂禘饗相因者也覆轍在前而不知監典禮極晰而莫之能禦也故因襲之甚至於持糕觀社婦覲用幣而止矣以僖公齊桓之賢也而猶不晰於朝廟之辨桓夫人之入齊師僖夫人之致太廟是皆太公用公所不敢知也百世而下則必以兩者為奇傳而當時以為固然故春秋之道隱顯

莊威致具
不然者也

莊公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

宋公盟

僖公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

如晉

文公八年冬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公子結之媵異乎春秋之媵者也公孫敖之奔異乎春秋之奔者也公子遂之報聘異乎春秋之報聘者也三事殊等而皆不可告於朝廟夫其大小輕重貞淫之辨蕩乎盡矣皆始於相因而終於相

讀先後相傲而君上不
制也是春秋之所惡也

宣
公
元
年
春
公
子
遂
如
齊
逆
女
三
月
遂
以
夫
人
婦
姜
至

自齊

成
公
十
有
四
年
秋
叔
孫
僑
如
如
齊
逆
女
九
月
僑
如
以
夫

人婦姜氏至自齊

楊襲之相因至於是而極矣僖文之監也再世而
墜仲遂學於羽父僑如學於仲遂春秋不甚婦人
敬贏穆姜則猶之衰葛也何罪之有夫其楊之襲
之以逆以至則仲遂僑如之罪也詩曰東方未晞
顛倒裳衣其諸為顛倒裳衣者子魏微問君子之
辨於仲淹仲淹曰君子奚辨而有時子為辨不得

已而用之其猶兵與朝廟之敬辨則無所得已也
仲淹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大臣均權而魏命亂
儲后不順而晉室頽易曰辨之不可
以不早辨也其禍襲不相因之謂與
然則後之君子有辨及此者乎曰朝廟之中其敬
辨者衆矣燕居而為朝廟不假一物不瀆一事其
程頤范祖禹乎其晰幾也蚤具
辨物也細引貫連類不逮於道

辟遠章第四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

宣公十有七年冬十有一月公弟叔矜卒

穀梁子曰公弟叔矜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曷為不去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

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
叔肸可謂慎篤而遠耻者矣宋有公子日夷曹有
公子喜時衛有公子鱗吳有公子札衛有公子
郟此六公子者皆所謂君子也而叔肸至矣
公子日夷者何宋子魚也公羊子曰楚子與宋公
期為乘車之會日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
以兵車往公不可遂見執於楚宋公謂日夷曰子
歸守國矣日夷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歸設
械而守國楚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殺子君矣
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矣楚知殺
宋公猶不得國乃釋宋公宋公釋走之衛日夷迎
而復之曰國為君守之君可以入矣乃入宋公故
公子日夷可謂不擒矣

而未若叔肸之篤也

公子喜時者何曹子臧也曹負芻之殺太子也子
臧將奔國人皆將從之負芻懼乃留之又明年晉

人來討執曹成公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節乎遂逃奔宋故公子喜時可謂速耻矣而未若叔肸之慎也未若叔肸之恭也

公子鱣者何衛子鮮也衛侯衎之將復入也欲與甯喜盟喜曰無用盟請公子鱣約之獻公請於子鮮子鮮不敢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孫氏凡在兩子鮮弟也不得已與之約公入而叛殺甯喜子鮮挈妻子而去之將濟於河盟其妻子曰所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子鱣慎矣而不足以辟禍篤矣而揜恭矣而不足

以遠耻夫唯季札乎

季子札者何吳壽夢之季子也壽夢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以次立欲讓季子季子不可餘祭

之卒也季子避而觀樂於魯乃適隣國教穆叔以
擇人教晏子以納邑教子產以慎禮教叔向以自
免於難及公子光將弑王僚又避而觀國於晉王
僚已弑闔廬已立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
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
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
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故如吳季子則可謂慎
以避既為以不揜恭以遠耻者矣然則吳季子不
近於養亂者乎曰季子不得辭亂也又不敢身與
於亂父兄為之不以身濩其防且是僚光則未有
優劣也然則季子不定僚光之位何也曰定僚光
之位則必與僚光之難季子之道以慎篤為尊辟
遠為義者也然則季子與於吳楚之師何也曰禮
也君子居人之國政事不及而寇盜與慮禮也然
則夫子之不許季札何也曰
夫子未有不許季札者也

襄公 二十有九年吳子使札來聘

其不稱公子與季子何也曰已進吳子矣不更進季子季子絀於吳子者也其不曰吳子之弟何也曰札通上國不繫於吳子之弟也自公弟叔肸而下書弟者未有無識故黑背陳黃衛鱣佞夫秦鍼陳招宋辰是皆有兄弟之累焉慎不足以辟禍篤不足以自著恭不足以遠耻而又以國自屬則亦昧雉而已季子者方舍其國族以自遠於名位之外春秋亦不得而次第之也詩曰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具季札之謂也然則王通其得近於季札乎曰當其世即其事從其學亦不相遠也王通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耻以是四者自表其身則亦可以辟遠矣賈瓊問於王通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如何曰其有不得其死者乎必也言之無罪聞者足以

戒是季札子之能事也然則後世之君子其無足以與於此乎曰有之其惟邵雍乎雍之言曰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又曰爭者取利之端也讓者趨名之路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害唯有德者能之非夫慎篤之至而能如乎此

日強章第五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子野之卒立敬歸之弟齊歸之子綸穆叔不欲曰
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
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弟之子且是人也居
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
不為患季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社
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
知其不能終也

號之會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
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
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
尚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
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
諺所謂老將知而羗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
正御以主諸侯而備於穀入朝不謀夕棄神
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以趙孟不復年矣

秦后子之奔晉也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觀其嗣也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子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賢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后子之待嗣君非義也趙孟視蔭以歲后子惡其伎君也而適以自著故曰強之義不言而信言之未矣莊敬之謂也

先是澶淵之會穆叔歸見孟考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以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

失政矣政在大夫大夫多貪求欲無厭若不樹馬使早倘魯齊楚未足與也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少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明年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私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惡

宏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公昭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舍至自晉

邾師之敗於武城也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媯如晉晉人執之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

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邦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乃不果坐韓宣子聚邦人將以叔孫畀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以叔孫與其讐魯亡叔孫必亡邦邦亡將馬歸子雖悔之何及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皆執以如吏又與昭伯別於他邑范獻子請冠于叔孫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盍矣申豐以貨如晉叔孫聞之不出箕之更或請其次狗弗與及將歸乃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故叔孫可謂不儻其躬者矣

叔孫之先則惟穆叔聲伯也毓之會季武子伐莒取郟莒人愬於晉將執穆叔樂桓子求貨於穆叔使請帶馬弗與梁其踉曰貨以藩身子何愛馬穆叔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

禍之也何衛之為人自有牆以蔽惡也衛而惡之
吾又甚焉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燕鮒也
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
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
圖國忘身貞也謀主三者義也乃請於公

子圖而免之若叔孫豹者亦可謂日強也

先是成公十六年沙隨之會諸侯伐鄭次于鄭西
我師後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
逆晉師為食於鄭郊告穆叔曰逆至乃食晉師未
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師至又食使者而後食
故聲伯之志近於申包胥也

如聲伯亦可謂能自強者也

然則公姥樂哀何也曰昭子如宋為季孫迎婦宋
公享之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燕飲酒樂宋公
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和佐退而告人曰今茲
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

也心之精爽是為魂魄魄去之何以能久甚矣
樂和之妾也宋元公之女季氏昭子之逆宋女將
以救魯也魯不可救而元公寢歿昭子祈死異於
子顏之徧舞鄭伯之備樂又異於晉惠之惰玉邾
子之多涕也而謂魂魄去之何也故君子之自強
歿身而不衰也王通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
不避死義又曰太和為之表至心為之內行之以
恭守之以道然則王通之言仁異於曾子者何也
曰曾子言孝必言敬言生必言死王通言生而不
言死言和而不言敬曰何為其然也困而不憂窮
而不懼樂天知命窮理盡性死

而後已王通嘗從事於斯矣

然則後之君子有與於此者乎曰居處莊敬夙夜
必恭則固有其人也仁為己任死而後已則寡矣
有之其司馬君實劉器之子君實反躬不以己忤
物器之任道不以物累身其於生死利鈍不計也

燕猶有穆叔
昭子之風焉

戒褻章第六

子曰齋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敬則不褻畏則不瀆敬畏以事神人則皆有辭矣
君子以事鬼神之意接於上下故其百姓皆有戒
謹之心詩曰敬之敬之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名言茲在茲夫有知天神人鬼之同敬者可與語

矣 易

宣
公四年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止公高固請昏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春王使來徵聘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請濟西田

夏四月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齊惠公喪

宣公之事齊也無歲不朝可謂敬乎禮諸侯之於天子旬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諸侯相會於朝聘之時方岳之下間以殷遇世相朝也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

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叔向之禮則未之學也。且如叔向之禮亦未有比歲再朝舍天子而覲霸王者也。夫亦曰狎侮三正無辭而相接無禮而相見云耳。詩曰無我魏兮不寔好也。有狎好必有狎覲。其宣成之於齊晉之謂與。

公成
四年夏公如晉秋公至自晉

左氏曰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叛晉而求成於楚。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適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夫君子不日強而依人，以媮猶不修德而求福於神也。成公十會而三見辱於晉，君子不以責。

晉而以責公曰周公之禮未有存焉者耳

方宣公時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及成公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商任之會曹武公初來朝已見晉侯矣見齊侯衛侯皆不敬曹伯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又明年而齊弑莊公衛弑殤公故敬怠之相乘猶人鬼之酬酢也而狎褻者不悟故禮者鬼神之力尺也

襄公三年春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長樗之盟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故當是時未有不謹禮修辭而能免於既者也

襄公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冬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郵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苟在此敢使魯無鴟乎穆叔則庶乎有辭矣未若公孫僑之禮也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恣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

間未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以重敝邑之
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庠無觀臺榭以
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諸侯賓至旬設庭燎僕
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
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
廢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苗患
今鉤親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
不可踰越盜賊公行大癘不成賓見無時命不可
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雖君之有魯
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為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
敢憚煩勞士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
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
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
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若是夫子產
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是禮也
也非辭也叔向則知辭而未知禮也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
游吉從鄭伯以勞於祖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
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鄉以馬六
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以馬二匹禁芻牧
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藝不抽屋不强匄誓曰
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思賓往
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以楚公子之暴
也而有棄疾棄疾為禮而鄭人無所施其辭故辭
者禮之
御也

然則齋戒事鬼神擇日月見君自古而有之乎曰
有之易之用巳日也用先甲後甲也周人之用庚
午戊午上辛上丁也春秋之所致謹也然則盟會
之有或日或不日何也曰或卜之或不卜之大
事致謹則卜之有隣國之所謹非春秋之所謹隣
國之所大非春秋之所大者亦從而謹之大之夫

固其志也而春秋
則有所取之矣

公隱

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庚辰于唐

夷盟之始也辛酉于艾夏盟之始也庚午瓦屋外參盟之始也

十年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伐宋義也伐鄭不義也宋不朝王而鄭納公子馮納公子馮義也不朝王不義也伐不義而猶卜日

乎曰師重事也請於外國則曰乞雖晉楚猶曰乞如之何其不卜也然則士戍亦卜乎壬戌非卜也公之敗之則卜也然則翬卜乎曰翬從人者也義不得卜也不得卜而先之何也曰藉公命而先之以會諸侯未為失義也伐鄭則失義故以失義者與翬伐宋則得義故以得義者與公故敗宋師書日書公四年伐鄭不書日不書公是春秋之以日法誅翬而與公者也

公桓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擇日月以見君猶恐不敬是月日食既而使翬逆女何也禮曰食君為不舉公卿大夫士以次咸徹擊鼓于門于市有爵者守于廟社食復乃己以是日生子者形體不備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

于房暨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
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
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以是日也而舉大禮以刑城
德先自亂也或曰是月也不在是日夫其在是
月不在是日也月有過而日無過也易之小過月
食日也其九三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從戕之
凶聖人亦無
如之何也

桓公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是非卜日也而約之故書曰桃丘之弗遇則不可
卜也惡曹之盟則非為我約也故未有不下不約
而書日者也然則夫人享君亦皆卜日也而不書
日何也曰夫人非日也從夫曰日不從夫則無所
得日也月之死孺生孺從日以為終始
焉耳故春秋未有生繫日於夫人者也

莊公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公十有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是皆有父焉以父以君而不日不月何也日月之有光魄禮樂之所從始也光止於層崖魄消於晦夕則亦可以已矣故略之略之而不月何也曰為其嫌於是月者也

成公十有六年夏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

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

鄭師敗績

鄢陵之戰特書曰晦楚子於是集矢於目春秋亦與楚子乎且是朔食也欒黶乞師樂麇不敗而敗

在楚子何也曰天地之故陰陽之事君子有所不知也君子知敬而已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

天之渝無敢馳驅

僖公十五年秋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氏曰辰氏蓋有隱患焉是其為無駭與無駭入極首戒同姓春秋誅之震及其廟於是知天之有風雷也知天之有風雷則知天之有日月也甲子之旦武王以興商受以顛甲午之晦晉人以勝楚人以敗敗而敬者名聞於中原勝而驕者身死于臣麗故辰氏之後惠者以惠跖者以跖無它敬不敬之分而已

宣公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大
朝觀矣道弗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
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塲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
若藝膳宰不致籩司里不投館國無寄寓縣無施
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
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
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
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
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
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
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
時微曰叔而塲功倚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
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所不用財賄而廣施
德於天下者也今陳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塲
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
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

有寓望數有蒲草園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
非殺土民無餘野無與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
今陳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
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扶官有之曰敵
國宿至闕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御出
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投館司徒具徒司
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
水師監濯膳宰致饗廩人獸饋司馬陳芻工人展
車百官各以物至宿入如歸其貴國之賓至則以
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
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
於周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
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
我造國無從非彛無即怡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今陳侯不念嗣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御佐
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太姬之後也棄

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彛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弑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故教制官令四者先王所以戒褻也瀆之未有不敗者也

公昭
四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氏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士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樓深目而瑕喙號之曰牛助子乃勝之旦而召其徒無之又五年魯召穆子歸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曰能奉雉從我矣台而見之則所夢也號之曰牛曰唯逆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穆子田於丘猶遇疾豎牛欲亂其室彊與孟盟不可初

穆子為孟鍾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聲穆子怒豎牛遂殺孟也又彊與仲盟不可仲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弗示以出命佩之穆子欲使仲見公豎牛曰已見矣已與之環而佩之矣穆子怒逐仲士及疾亟仲出孟死豎牛饋虛器也乃餒而死以穆子之賢也漬於庾宗而與僑如同既故齊戒擇日卜筮備介而後相見君子於此亦有所畏也王通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歧路而不遲回者又曰外齋而內明家人之義也夫以卜筮之義接家人可謂齋明矣後之君子其胡瑗趙抃孫復胡安國亦足以與於此乎

明報章第七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

之利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仇敵有報者也民與后無報者也有報者與主無報者與天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以民仇后春秋之所惡也而以國弑君春秋不得而誅也春秋以義制君臣而以仁寬民后以仁寬民后而以義制與國若齊魯秦晉之事是也

莊公
元年夏單伯逆王姬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穀梁子曰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其不言如何也義不可受於京師也義不可受於京師也曰躬君弑於齊使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

又曰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至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變之為正何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哀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甚矣齊之詐也齊惡魯而又弱使魯也齊之惡魯何也紀魯之姻也齊將滅紀而魯為紀謀曰吾之力病不足存紀將與王昏藉王室以鎮之母生齊心於是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於是十年矣齊僖

公既薨，襄公立。襄公益圖紀也，而惡魯之與王也。曰：王可取女於紀，吾亦可取女於王。魯既為紀昏，主則亦為吾昏主也。吾且殺魯侯而使之不敢怨，使之不敢怨，又使之與我為親。吾且泣魯喪而使，之不敢執，又且取王姬而無以王姬為也。又使魯必為之喪，然後滅紀，使王不得右紀，使魯不敢請紀於王。且曰：齊自讐紀而魯與紀，魯不得與紀，則不得重讐齊也。齊無所不直，魯無所不屈。然後齊以大義號於天下，而魯以積弱負於諸侯，甚矣。齊之詐也，詐而以力行之，無所不力。故魯者，天下之弱使也。秉周禮而不達於制，故魯而不王。王而不然，則天將如何？曰：終襄公之身，勿與齊交。王命在上，稽首而謝之，不可則號泣隨之。或曰：蔡殺陳佗，蔡人之為子免者也。魯獨無為子免者乎？曰：魯之無為子免者，以矣。且是不如天之正也。人報者，競而天報者，正也。

莊公冬王姬歸于齊齊師遷紀邠郟郟

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

齊侯于禚

王姬前歸而齊師遷紀齊不以王姬而存王后不以王姬而存我公故齊無以王姬而存王后則亦不以姜氏而存我公故齊於同姓絕思於王家曰吾報九世之仇又誰敢怨且是彭生者則吾已報之矣其不與吾同惠者則是與紀也三邑是視蓋自是無復義制也為魯者曰吾得其寬身者而已寬身之仁無所讐報無所讐報則亦無所懲勸於天下夫以仁義行其懲勸非春秋而誰乎

莊公
三年秋紀季以鄆入于齊冬公次于滑

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羊子曰紀季者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復五廟以存姑姊何言乎姑姊姊不敢曰先君也夫曰姑姊姊者齊紀之所共也而紀有其周魯焉則又齊之所惡也是公所次乎滑而不敢救也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公羊子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復讐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享乎周紀侯謂之襄公將復讐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害也速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

警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
君以國為體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
道號辭必稱先君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
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去紀也有明天子
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
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思疾者可也夫公羊
子齊人之言也然公羊子不以報怨之為不可也
九世而猶可況於三年之內乎故公羊子善於立
言者也

然則齊侯之葬紀伯姬何也魯不得而葬之也魯
不得而葬之得為之服何服曰大功齊王姬之卒
也而莊公為之小功則安得
不於伯姬而為之大功也

公羊子曰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
人何諱與警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

曷為於此馬譏於讐者將壹譏而已擇其重者莫重乎與讐狩也重者曷為壹譏讐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然則公羊子之意以築館於外亦為不可也夫公羊子者將以曹沫為可乎夫子之意則以弱者與仁強者與義報而不利則有所未可也

莊公九年秋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

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冬浚洙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乾時之戰公喪戎路乘傳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公羊子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為伐敗復讐也此復讐于大國曷為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不與公復讐也

曷為不與公復讐復讐者在下也公羊子之意以
為讎大魯小復之則下矣浚洙者何畏齊也畏齊
而浚洙則具不足復讎也明矣

長勺之勝何也左氏曰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
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
鄙未能遠謀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
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
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
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
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
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
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
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
再而衰三而竭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
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見其旗靡故逐之夫以魯

莊公之才也其所以戰者不過如此未有夫差句踐出入之慮薪膽之苦也齊頃公一敗於鞍七年之內不欲酒食肉壺抑以死而莊公猶然諸侯之心也故以小惠小信小忠為可以復讐者是公羊子之所謂下也

莊公

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二十有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會齊侯及齊高侯而皆不書公何也仁不足以立表義不足以立制報不足以立利則亦無以立於會盟之事矣然則所謂寬身之仁何也曰諸兒已死姜氏已薨報而不得利怨而無所懲又以諸兒已

搜靡於大國之下則是世世相殺無已也為周公
太公者必以是解之然則以是盟其大夫身納幣
於齊則是君子所不許也殺梁子曰同尊周也而
不言公外內察一疑之也是之謂也然則莊公之
於齊桓公有疑乎曰猶是僖公之子也何疑之有
然不疑則無以為莊公故終莊公之世志疑焉可
耳

僖公十有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

晉侯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文公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

敗績

三施無報再世之內兩敗而當一獲為秦者亦可以無怨矣故報者利敗之藪也

公文
三年夏秦人伐晉

四年秋晉侯伐秦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猶是人也而晉則三世矣無讐而怨怨則可以已矣故秦人之與晉人無差等也

公僖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侵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衛侯出奔楚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

衛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晉之於曹衛有怨乎以齊魯視之則皆無怨也夫謂其過之而不禮也以霸王臨諸侯其於亡國公子亦如此而已而入其國執其君分其田使曹衛有微舒之亂則晉侯又何以處之故寬身之仁晉侯猶可以為也晉侯之立叔武而不能君也晉侯之石元咺而不能免也晉侯之勝楚人而不能服也故晉侯報怨之師也在楚人猶以為怨報也

若元咍者則不得有所怨有所報也王通曰古者
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樂賢者而哀不肖者以是
寡怨猶恐不免董璋曰君子無諾責無己怨無專
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憾後之君子其孰
與於此乎曰其范忠宣乎忠宣求之身無憾於
人其次則王存蘇頌乎知大而舍細可以寡怨

置法章第八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
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無欲而好仁是天下之表也無畏而惡不仁是天
下之制也盡道而求之盡法而報之是天下之所
不利也故道者君子之務天王而上法者小人之
治春月而下也君子以天元治王以春月治民故

敬盡於君子而怒施於百姓桓文之事亦春秋之所取也齊桓公之殺哀姜執轅濤塗以為議道矣然而議道則難為已夫為已亦有不盡者乎晉文公之執曹伯討衛侯以為置法矣然而置法則難為民夫為民者亦有所難承乎今必曰桓公不仁文公不義則世無有復為仁義者也必曰桓公仁矣文公義矣則世之議仁義者方競而未已也故曰霸不及王王不及天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則天矣春有無欲之好秋有無畏之惡故春秋者聖人所表制於天下也無春秋以表制天下則道可不議法亦可不置也故春秋責也

僖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侵者伐之小者也八國伐楚先其小者以蔡而蔡
潰矣楚告齊師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
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
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
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
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
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
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
不復君其問諸水濱甚矣桓公之仁也無愛於王
而好之無畏於楚而惡之或曰管仲失詞昭王之
不復二百九十年矣而乃以鳴伐且是有江漢之
討矣又重討之曰江漢之伐楚未稱王也楚子賁
之王其父於是三十年矣乃舉昭王以討之諱大
而稱細使彼有所逃罪者則何失辭之有且以管
仲非仁也則世無復為仁者是衆人之置法非聖
人之置法也聖人之置法求可以利於民而已矣

利於民而不說於道君子猶以為道

然則齊桓滅譚滅遂熾于遂降鄆遷陽此五者不謂之不義乎曰周室東遷畿內諸侯入於秦併於戎狄者不可復計矣諸侯得命自相雄長者又百二十年其小國附庸不循禮義通名法親比大國其為大國所并無怪也子產曰非侵小何以致此故侵小之道無所責於諸侯不自桓公始矣然則魯人滅項齊人得討僖公何也曰方在會而滅項齊人不得討也然則非齊取之與曰淮之會偃宮頌功安知其非齊取之也

然則城楚丘之惡專封何也曰是無惡詞馬僕為霸王版築之事皆請於天子則不勝請矣然亦無美辭何也兵革相尚干櫓是求戎狄四侵寇攘公行自盟幽以來以我小國城諸及防城小數浚洙

惴惴乎盟主之不可恃也盟主亦不敢自恃而城
邢城楚丘城緣陵則亦猶是也然則緣陵書諸侯
楚丘不書諸侯邢書三國楚丘不書三國何也曰
魯人董之如魯之自城者然故與自城者同例齊
亢其材魯亢其功兄弟之從未為不義也然則桓
公之為仁義自首止葵丘而外孰善者乎曰其在
新城也新城之舍
圍鄭而救許是也

僖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

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首止之會鄭伯逃盟有二罪焉叛王世子一也附
楚二也夫使鄭伯附楚者王也何以罪鄭伯曰使
王恃楚者鄭伯也無以罪王且使王附楚將廢太
子則楚必入周而定于帶之位楚即不入周而定

子帶之位則子鄭存亡必託於楚是驪戎復起而周室再東也且諸侯方伐鄭而楚遂圍許則楚鄭之有成謀明矣楚鄭成謀而諸侯不討則王室之亂釀於諸侯故圍新城以致楚救許以息鄭討楚正鄭以安周室卒使鄭伯乞盟而楚人屏跡議道置法未有善於此者也然則虞號皆姬也晉實盡之當桓公之身而桓公無辭者何也曰是北國也未與盟會晉自制之齊所不得問也然則齊之救徐何也徐先楚借以夷自衛又取舒矣而未與於盟會齊亦惡楚而好徐乎曰是東諸侯也借而替之服而舍之夫苟叛楚而與我則救之有道矣

公傳

十有五年春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

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

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古之憂徐者蓋猶之憂楚也常武之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以天子之功而僅乃得之徐夷今以列國之力不足以抗楚又不足以救徐則無為貴霸矣閔宮之詩曰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故牡丘之盟遂次于匡遂之為言未為失義也雖善議道者亦不得以救徐為失義也然則葵丘之會君子譏之何也曰春秋無譏則君子不得而譏之也君子譏道而聖人置法道嚴於君子而法寬於聖人然則葵丘之譏何也曰謂其盈而偷也器小之歎所以貴仲也父

公僖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于葵丘

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公羊子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
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
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
九國震之者何振振然曰莫我若也

殺梁子曰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
之禁故簡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
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
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穀梁子之聞信矣
而不如孟子之校也孟子之正也故葵丘者聖人
所不譏也然則其日之何也曰卜也桓公不卜於
是乃卜而盟諸侯周室自襄王而後百一十年無
耦后匹嫡之禍則桓公之力也然則賊之會有譏

乎曰鹹之會謀祀也且謀王室夫以霸主而謀王室惠及三恪何譏之有然則晉侯之終不會齊何也曰葵丘之會晉侯獻公方有內難盟書之言實為晉箴宰孔知齊之不能伐晉也亦未有心服於齊故勸獻公不會齊侯里克之難齊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春秋不書春秋亦知齊之不能伐晉也子帶之難秦晉救周而齊師無聞焉夫使高梁之師能討晉亂而立其君東門之役能合秦晉而討子帶則王者之動不過如此矣王通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存之而已矣

考道章第九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

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
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無失

春秋其目謂考道者乎考道者王霸所以就選也
仁中於春義中於秋考者春秋之中道也日月之
行必於中道以為春秋一歲反復至於冬夏而中
於春秋體天以考道則仁義功罪從此可定矣故
春秋者所取中於日月以定天下之功罪也然則
春秋有王乎曰王在則天天在則王也然則五霸
獨舉桓文何也曰猶之五氣而獨舉春秋也然則
聖人之考之奈何曰求其無失而已矣桓公之畧
長文公之畧短桓公之失寡文公之失多秦伯失
以衣楚子失以晝宋公失於閏始吳子失於閏終

夫其功過各不相掩也必使聖人考之而後無失
故天地之春秋非聖人亦不能定也然則五霸亦
與吳楚乎曰吳楚春秋之厲者也晉有三霸而悼
公寡大夫使聖人考之亦曰吾與悼公則奪吳楚
而與悼公亦春
秋之考道也

公倍二十有八年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

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是與台陵孰為無失乎曰台陵伐者也城濮戰者
也城濮之楚失一得臣而得一救衛台陵之楚失
於義問又失於就盟故以戰則城濮功高以伐則
台陵過寡是城濮與台陵之春秋亦城濮與台陵
之考道也與人之歌
夫子亦有所考之乎

公倍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

子盟于踐土

是與首止孰為無失乎曰首止殊會以尊世子踐
土作宮以召天主首止之無鄭伯鄭伯逃也踐土
之有衛子衛子篡也是則得失霄壤也必曰首止
之盟背天王而擁世子踐土之盟獻楚俘而拜彤
弓首止之鄭伯恃有天命踐土之衛子丹於王庭
則是得失相抵也然且天王不在踐土則無以爵
衛子踐土不為王所則無以朝諸侯是衛難之盟
雖剛而有不剛築宮之役雖削而有不削也然則
天王下勞其禮如何曰無之諸侯獻俘於京師受
命於昭考之廟天子賜胙於諸侯諸侯稽首薦於
祖廟禮也然則築宮不近於正乎
曰與其築宮不如朝廟之正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

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是與葵丘孰為無失乎曰葵丘不諱而河陽多諱諱者變也變晉侯而曰天王一也變會曰狩二也變溫曰河陽三也葵丘則未有變也葵丘之距首止二十年而人事之變至此乎曰亦天道也葵丘之會叔帶未亂而河陽之先天王出居然則隰城之勲春秋不書何也曰書溫所以書隰城也汎之難秦伯將納天王文公辭於河上以右師圍溫以左師納王乃取叔帶於溫殺之隰城故溫之會所以自著也晉侯著溫而天王隱汎隱汎則不得不會之於溫天王隱汎而春秋隱溫隱溫則不得不

書曰河陽河陽者陽樊温原攢茅之區也晉於是
有所未服也而請狩以服之然則河陽之名天子
有之乎曰無有也是於踐土為再勞也其再勞之
何曰晉侯請隧而不與之隧賜河陽之田而河陽
不服則天子之勢不得不狩於河陽天子再勞而
晉侯再受去數十里不勞天王則晉侯之知不如
祭足之知也然則向使秦伯為之如何秦伯必曰
王欲使諸侯之圖大叔也已圖之矣先子之定王
畿也而拜秦雍之地今王叔實自殄何勞之有辭
而去之然則向使桓公為之如何桓公必曰嚮吾
之未討王叔也以棠棣之詩不廢懿親今天子辱
居於汜則鄭與小白之罪也敢忘破斧而晉侯皆
不為之故狐偃藥枝之知不如管仲百里奚之知
也然則天王之狩河陽禮乎曰禮也天子冬狩則
畿甸諸侯悉率從事車攻之詩曰東有甫草駕言
行狩又曰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吉日之詩曰漆沮

之從天子之所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春秋而
為天王則必以是治天王之事既不得以是治天
王之事故退而考之春秋
故詩禮者春秋之考道也

然則桓公從右文公從左桓公從親文公從尊桓
公從王文公從霸乎曰文亦與桓同功而功不掩
過桓亦與文同過而過不掩功其同功何也召陵
之服屈完城濮之敗楚師首止之定世子踐土之
討太叔是同功也然而召陵之志在於尊王城濮
之師溢於報怨首止無利於鄭踐土多求於王孺
史之言何可誣也其同過何也召陵城濮皆未勝
楚首止踐土皆未朝王晉伐兩同姓而齊滅四附
庸是同過也然而四國之戚不及同姓邢衛之救
未廢懿親圖許圍鄭志在合從而不及王室也且
又重以越言故齊桓之尊尊王也晉文之尊尊已
也齊桓之親親義也晉文之親親利也故同功而

異情同過而異情春秋所考
中於日月考至於天地也

然則翟泉之盟可以比於鹹淮乎曰尊親之義至
於翟泉而盡矣王郊之外而列國大夫自為要盟
是春秋之所不考也然則春秋考桓文不考襄穆
考襄穆不考楚子考晉悼公不考襄靈景厲乎曰
皆考之矣春秋天也天之於物無所
不考而多考於君子君子議道者也

文公十有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晉趙盾癸丑同盟于新城

十有五年六月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十年蔡侯從楚子於厥貉蔡侯之於楚子無辭以
相接也趙盾之於公侯則猶有辭以相接也卻缺

之入蔡亦有諸侯之師而獨使卻缺專之曰卻缺能師也卻缺之入蔡而不取蔡蓋猶有尊親之遺焉志之以曰曰卻子之所自考也

宣
元年秋楚子鄭入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榘林伐鄭

夫趙盾亦可以自考乎以大夫屢用諸侯之師盛氣持滿未有不覆者也齊桓公十五會諸侯不書管仲高國文公五勤諸侯不書狐偃晉臣而趙盾獨以名稱其於魯則猶之羽父慶父仲遂僑如也是趙盾之所宜自考也然則趙盾與卻子同功乎抑與卻子同過乎曰同事而已同事而異情春秋之所慎也

成公

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冬晉欒書帥師救鄭

鄭穆公之叛晉以晉不足與也悼公之叛楚以楚
不與直也是皆非有王事也無王事而叛復以為
兵端故晉楚之爭鄭皆無所考也無所考以為仁
義者不足與為仁義也然則楚嬰齊與晉欒書同
事乎曰嬰齊伐喪欒書偷師均之不足與為仁義
也然則嬰齊不伐喪欒書不偷師可為仁義乎曰
上無尊尊下無親親雖晉楚君臣亦以是為可已
云爾然則欒書亦與趙盾同事乎曰欒書偷師以
殺原屏克楚以戮其君夫與趙盾互相考也互考
而猶有失則君子置不道之矣然且春秋考趙盾

而不考

樂書

成公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

師

十有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

陵楚子鄭師敗績

文公之後襄靈成景有意於霸也而皆不霸是則已霸矣負芻之執桑隲之勝蓋自桓文所未有也然則匠麗不弒晉厲公可為桓文乎曰桓文之考道亦非為功高也君子之道畏有過小人之道畏

無功夫為道而畏無功則天下之為功者皆過矣
厲公不尸三卿亦必不去四嬖以四嬖而爭三卿
不葬於翼門之外亦陷於圍洵之內也故功者君
子之所惡名者君子之所吐也管夷吾趙衰狐偃
晏平仲國僑子太叔其名與功皆不書於春秋季
札書於春秋而猶有所不足故君子而為功名則
必有趙盾樂書之事小人而為功名則必有胥童
長魚矯之禍矣故晉厲公之與桓文趙盾樂書之
與管仲舅犯此數君臣者或
左或右君子之所自考也

公襄

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

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城綠陵之與城虎牢孰失乎城綠陵而不序諸侯
公之也城虎牢而序諸大夫私之也世道之降也

仁義降而權謀謀降而戰鬪戰鬪以降無所不
守無所不爭故大城培壘處處而是也是有所不
得已夫城虎牢者
不亦可以已乎

襄公 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

于邢丘

會翟泉之與會邢丘孰得乎以桓公之老也垂沒
而勤於淮文公圖許亦六十年矣乃弛柄於冢鄉
悼公為政未十年而改命於會曰無勤諸侯使諸
大夫就而受事是何以自考乎曰尊也尊則不親
悼公之意亦謂歲會而勤諸侯無以告於天子亦
無以寧下執事吾使卿大夫具之諸侯有息肩之
安盟主無輯王之借然是天子之禮也圻甸諸侯
則猶天子之百執事也而僇然進於王所使諸大

夫以侯伯相詔也則亂矣故葵丘之盟安仁者也
踐土之盟利仁者也難澤之盟強仁者也邢丘則
未有所考也然則三盟者亦足以與於仁乎曰仁
者難成而易考也考而無失則仁矣故仁者難考
而易成也然則晉悼三駕亦可以言仁乎曰其爭
鄭必得未可與言仁也其施舍己責速鰥寡振廢
滯匡困乏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
時用民而後行政與夫修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
疾于虎牢肆菁而後圖鄭是則仁也然則悼公畏
罪者與曰悼公何罪之有畏當世而楚人有鄭鄭
不得從盟主反於王室若桓文復起必以悼公之
君臣為罪者是則悼公之志也亦悼公之所自考
也然則悼公以邢丘而谷梁之釁是不為罪與
曰大夫之盟諸侯與夫大夫之專盟皆不曰邢丘
始也蓋自魯犖柔溺三公子始也然則犖柔溺不
書公子而結書公子何也結蓋有所受之也柯幽

之盟公未可與齊親而調之於單伯單伯已調矣而劑之於公子結故單伯專師而得書字猶公子結專盟而得書公子也凡列國之大夫專與盟會未有著於單伯公子結公子遂叔孫得臣公孫敖季孫行父者也故大夫之撓諸侯皆自魯始不自邢丘始也而以邢丘改命為悼公過者過也

公文
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襄公
十有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此兩事者春秋之特考也陽處父能賢於管仲士匄能賢於楚子乎管仲不能伐楚以救江楚子伐鄭聞喪而還春秋皆廢不書而獨於處父士匄書之謂處父智乎則處父以剛隕其身謂士匄仁乎則士匄以諧逐藥氏然則特書之何也曰是猶不失尊尊而親親者也楚伐江晉告於周王叔桓公

與陽處父帥師伐楚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是則未成其為伐楚也然亦已伐之矣未成其為
救江也然亦已救之矣以晉文公之後將王命以
卹諸侯雖不保有成勞而尊尊之義著於天下齊
侯環之惡於諸侯也士匄以君命伐之師至於穀
聞齊侯卒乃復於時崔杼立莊公殺公子牙於句
瀆之丘士匄可以問罪定莊公之位正崔杼之違
君命殺立子也而陽為善名滿然以反則是士匄
初未嘗帥師初未嘗伐齊也然猶是姻婭之國也
尚命而出見義而反雖無創于齊而親親之意亦
著於天下公羊子曰陽處父之伐楚為緩也穀梁
子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稱君而過稱己
士匄外專君命未畢而還宜禪帷而歸命乎介是
則未之考也伐不足以為道則存其意侵不足以
為義則存其禮禮意交失何道之有王通曰所
正有道於是乎見義君子之於道義自考馬耳

數度章第十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慚怛愛人之仁也
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任詔
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聞皇恤
我後終身之仁也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
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
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

是所謂寬身之仁也是所謂置民之法也君子重
以仁討己而寬以不仁討人故以仁為量以義為
度量有大小輕重度有進退長短量重故其數多
度精故其取備君子不取備於人而取備於身故
世多共致之人而
身有難舉之器

僖公
十有二年夏楚人滅黃

文公
四年秋楚人滅江

貫之會管仲謂桓公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
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
聽遂與之盟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貢
曰自郢至我九百里馬能害我於是楚遂滅黃其
後楚復滅江楚之滅江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
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

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維彼二國其政不獲維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中心惜但是秦穆之仁也然而秦穆備師於轂黃鳥興哀則無為閔江黃也君子不以黃鳥之哀廢閔江之仁故同患者可以慮同盟者可以勸然則秦穆為動眾者與曰秦穆無意於動眾者也

公僖
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

于泓宋師敗績

己巳之朔何也正戊申之朔也正戊申之朔何先是七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六鷓退飛過宋都君子知宋之衰也而襄公必以是旌殷襄公已辱於孟而又為泓之戰司馬固曰天之棄殷久矣君將興之如何於是戰於泓宋既成列楚人未濟子魚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

告公曰未可既陣而後擊之門官殲馬國人皆咎
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
阻隘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公羊子曰臨
大事而不忘大禮雖文王之戰不過此也夫文王
有以名易敗者乎亦憚怛之仁也而伐齊之喪執
滕子園曹用人於睢社何也故宋公者所謂不殺
身之仁也

夫仁有不殺身者乎吳子之伐齊也齊人為之弑
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曰安有伐
人之國而使人殺其君以悅吾師者乎遂引師而
去之鞞之戰齊師大敗齊頃公歸弔死視疾七年
不飲酒不食肉晉景公聞之曰噫奈何使人之君
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諸侯皆反其所侵地楚子
圍宋軍有七日之糧耳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宋
華元亦見子反曰德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

子反曰嘻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子反曰勉之吾軍亦有七日之糧耳揖而去之反于楚子楚子曰曷為爾之情也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之乎遂與楚子歸郢陵之戰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殺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三肅使者而退此二君二臣者皆率法而強之以為有志於仁也而皆不歿其身故終身之仁亦為難能也夫終身之仁其管仲晏嬰范文子叔孫昭子乎

然則晉文之仁不及齊桓趙衰之仁不及管仲而晉霸七世齊霸一世幾於不葬何也曰天下之可

以世濟者其唯下賢乎易曰履信思順又以尚賢
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以管仲之才也為游士
八十人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無有至者
而獨有甯戚隰朋宿胥無鮑叔牙數人又與易牙
豎刁公子開方之倫雜進而共治管仲既死隰朋
繼之曾不數年國虛無人桓公管仲經營之業各
止其身甯隰賓鮑亦皆不紹其一世而衰宜也晉
文公之出也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謂
之三仁及其人也五軍之帥皆有明德藥枝貞慎
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狐毛老成先且居矣少箕鄭
胥嬰先都皆有令聞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
能掌其速官胥籍狐箕藥卻栢先羊舌董韓此十
一族者各舉其職亦皆數世未艾也是以襄靈景
成厲悼至於平昭八世五霸抗於天子震於天下
夫以趙衰之才不及管仲而三讓五臣施及象世
以推能為事讓善為功管仲所薦甯隰區區未及

晉材五分之一也故才猶棟也豫少不均大厦乃
傾仁人之功莫大於薦賢德莫大於薦賢勇莫大
於薦賢知莫大於薦賢趙衰三讓而子孫食之二
十餘世繇卿而侯繇侯而王故曰好善者王不好
善者亡管仲歿身而趙衰詒

燕齊晉之事亦視之二子也

然則晏嬰子產亦可謂仁乎曰晏嬰之於子產亦
猶管仲之於趙衰也以齊國之大不得一士國高
樂鮑皆為隱民食於陳氏晏子景公仰屋而歎猶
饋淫樂以間聖治沒身之後從於平州可謂幸矣
鄭雖不大而子皮子羽子太叔相繼為政七穆之
後皆用其良子產率之以從稼穡如農有畔間於
晉楚春秋而後又百二十年乃併於韓故鄭之視
齊猶文之視桓而子產之視晏嬰猶趙衰之視管
仲也

然則夫子談管仲子產而不談趙衰何也曰春秋
進桓公則不得進管仲進文公則不得進趙衰管
仲之仁及於天下驟感而易衰趙衰之仁厚於其
國幾絕而乃大春秋喜仁人而惡篡國故舉管仲
子產而不舉趙衰然則管仲之棄子糾子產之戮
公孫黑可謂仁乎是子路渾罕之所嘗譏也曰子
路渾罕則未知仁也仁有量義有度不逸其度以
得其數當子皙之將亂也疾作不果駟氏與諸大
夫欲殺之此時不誅子皙則諸大夫構旼政移於
大夫而亂生於公族故子產乘遽數其三罪而不
以為虐無知之禍齊祚將斬子糾小白皆未成君
台忽可以死子糾管仲亦可以事小白必管仲與
台忽皆死者猶徒費之死於門益陽之死於床也
故仁之為數因其長短大小而以義度之也管仲
之治齊別其軌里連鄉以寄軍政損二千五百人
以為一軍子產之治鄭正其都鄙沒其溝洫以別

章服益十六井之乘以為丘賦管仲用大國損其實以益其聲子產用小國損其聲以益其實其於仁義之數度各有取之也而子路渾罕欲以經常膠其繩尺故子產之言曰夫苟有利於社稷雖生死以之夫非管仲誰足以知此者乎

然則向戌叔向不近於仁者乎晉楚方爭陳鄭交敵向戌以子木趙孟之好欲合諸侯而弭其兵楚人衷甲而不以爭晉人從盟而不以怨齊有遺言而不得不從也是向戌之仁也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虐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暴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頽三言而除三惡興三利足叔向之仁也然則向戌之仁不如子罕之仁叔向之仁又不如祁奚之仁也向戌弭兵得免

死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威而後和而後能靖其國家無威則驕驕則亂生天生五材民用之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與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削而投之向戌辭邑遂謝子罕也故向戌沒身而子罕數世不與於亂是向戌之仁不如子罕之仁也范宣子滅欒氏羊舌虎及馬乃囚叔向欒王鮒欲請之叔向弗應或答之叔向曰欒王鮒從君者也必也其祁大夫乎於是晉侯問叔向之罪於王鮒鮒曰不棄其親客有馬祁奚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書云聖有謨訓明微定保叔向謀而鮮過惠訓不倦社稷之固也猶將于世宥之而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鯨而禹興管蔡為戮周公勤王如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宣子乃告公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叔向亦不

謝祁奚故叔向歿身而祁奚數世是叔向之仁又不如祁奚之仁也仁有數義有長短大小是之謂也

然則齊桓公之會江黃不救江黃可謂仁乎晉文公之取陽原不服陽原可謂義乎曰貫之盟江黃來會政在盟主如之何其辭之焚氛既惡隣戒是虞勤師及遠一不可再如之何其救之若夫倉葛一呼而完樊仲之封三日孤軍而示原人之信雖逼王人未違錫命故曰勉於仁者之難也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見之謂也王通曰君子遺其身然後能無私能無私然後能後能公天下夫公天下者蓋自漢文帝而後未有也

勉旒章第十一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
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
孳孳斃而後已

夫孳孳好仁者天下有之乎曰是固多有之也求
於遠者無有焉其魏徵司馬光乎魏徵簡而廉強
而毅至死不忘約君於善司馬光直而溫寬而粟
至死不忘求民之瘼夫自春秋而降二子者其選
也然則管仲趙衰子產晏嬰向戍子罕叔向祁奚
不足以與於此乎曰古之成德今之未達者皆足

以與於此也位高而志墜望極而慮顛年衰而知
短則不足以與於此也然則韓魏公之不許司馬
光何也曰司馬光范鎮同爭立儲建議已激魏公
欲引之中和魏公之於司馬光猶房梁公之於魏
微也然則范希文亦許魏公乎曰范魏之相違猶
叔向之於子產也自春秋而下見此者少矣然則
富鄭公之不許魏公何也曰范希文之與富鄭公
猶渾罕之與叔向也夫自三代而下見諸君子者
則亦鮮矣然則歐陽修之不許王通何也曰是未
見王通者也叔孫豹晏嬰子產叔向未見季札則
亦不許季札也然則季札之年九十餘矣躬耕州
來不預國政而帥師救陳何也曰陳固有虞之後
也楚將滅之而晉不能救則季子帥師以救之故
救陳者春秋之志非獨公子札之志也晉悼公之
始霸也救陳不終春秋猶且是之
而况於期頤尊尊死而未已者乎

襄公五年冬成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

救陳

是晉悼公之伯也難澤之會齊侯外盟吳子不至
蔡人服楚許人從之陳以袁僑就會悼公曰是不
可慢也乃以諸侯戍陳夫陳楚之已封者也而抗
楚圍頓是得無罪乎曰楚之不得封陳猶其不得
戒陳也齊以緣陵與杞楚丘與衛而衛杞不得屬
齊齊不得有衛與杞則楚不得有陳與鄭故晉之
戍陳救陳春秋之所是也然則鄭之會陳侯逃歸
則無為貴戍且救矣曰春秋責大國而哀小國責
天以為仁哀小以為恕中分之盟鄭再叛晉而再
即楚春秋不書但書三伐鄭而已故恕小國而仁

大國春秋之所勸也非獨諸侯有之蓋自士庶人皆有之也王通曰處貧賤而不憚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思可以從政策交游稱其信可以立功矣然則功者仁人所不諱乎曰處富貴而能功可以霸處貧賤而能功可以王功者仁義之考道也然則齊桓公七十而勤諸侯管仲七十而受下卿之服可謂尊尊者乎曰太公號叔八十而勤天下衛武公九十而儆於國至桓公管仲而衰矣安在其能尊也

傳

十年春狄滅溫溫子奔衛

齊桓公三十六年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齊桓公三十九年

十有四年秋狄侵鄭

齊桓公四十年

齊桓公為政四十年而憚於伐狄何也盟誓不
及文王戰鬪不及桓公以為夷狄侵陵勝之不武
疲諸侯之師與狄卜勝負則已有所不為也然則
伐山戎絕狐竹踰令支何也曰是不假兵車者也
桓公為政欲不日而致諸侯不遣帥而平與國以
為文王之業也然而不能者知不給而學不逮也
非知不給而學不逮謂其道遠而羽翼少也會
陽穀之年公猶未衰揚拒泉卑之戎同伐京師入
王城焚東門秦晉興師而公不與馬夫使公當是
時臨成周執子帶而討其亂秦晉必悅首而歸齊
伊維之戎必不敢肆公之令聞播於天下而公不
能者公不遣一帥不遺一矢欲以身勤天下久而
蹶橐無先軫卻穀之徒為之奔走先後而又急於
淮徐之諸侯所謂道路遠而羽翼少也語曰行百
里者半九十其
齊桓公之謂乎

然則晉悼公為政不過十六年邢丘之會已委政於大夫身歿不一年而漢梁之會大夫擅盟君子猶且與之何也天子罷朝而霸主稱會霸主尸會而權臣同盟積漸使然勢不可反且使中國諸侯不湊京師而日持血帛奔走於壇坫之下不如使諸行人銜國之憲修辭飾聲相聽扣平之為愈也魏絳曰無德服民莫若勤勤近於力行力行近仁邢丘之會雖有改命而三駕五合未嘗不親夫使晉悼有桓公之年倦勤未可知若猶是十六載者孳孳未已也非悼公之能則亦趙武士魴魏絳祁奚張老羊舌職之力也故身勤王事不用羣有司而欲以單斃於道者亦管仲之知短也

公襄

十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

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有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同盟于亳城北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鄭患晉楚諸大夫欲從晉而又虞楚之爭也將致
楚師以決所向乃再侵宋楚再伐鄭鄭陽從楚也
晉侯三駕而鄭卒歸晉楚不能爭故晉楚爭鄭自
蕭魚而止也夫蕭魚之會可當城濮乎曰城濮勤
王蕭魚服鄭而已然則城濮之始亦為服衛非為
勤王也君子之為道患不能勤也諸侯能勤至於
霸弱者能勤至於王晉悼能勤匹於桓文桓文能
勤匹於湯武程泉之不及城濮淮徐之不及首止

謂其不勤也。然則舍道德而論勲烈乎？曰：勲烈之始，皆徇道德也。徇之不已，乃成君子。然則魏絳士，勺亦可為仁乎？曰：亦可為仁也。蕭魚之會，鄭人既服，饋晉以歌鐘二肆及其罇，鑿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是魏絳之仁也。堯北之盟，鄭人在馬。范宣子曰：慎哉，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為載書曰：凡我同盟，毋疆，毋壑，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

恤既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
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
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蓋自葵丘而
後載書興辭未有若是之著者也足士匄之仁也
士匄讓中軍而八鄉皆讓魏絳戮揚干而國無亂
行是可為強仁者矣惜乎其未忘賂也迨於平公
之世而賄賂公行則蕭魚之金石狄人之虎豹有
以道其始也故曰俛馬日有尊尊斃而後己是仁
人所有事也王通曰通於三才五常之道有不盡
力者明神殛之惜乎其言之侈也夫如魏絳士匄
屬其末路即不究於道
德以為仲山甫可耳

德基章第十二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

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
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
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易之小過曰君子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儉不如哀之情哀不如恭之文也天下之可以寡
過者其惟恭乎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
陷而入於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
太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
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
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
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史人曰陷而
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
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今吾子之教官僚也曰陷

而後恭道將何為故恭者儉與信之表也晏子事
齊靈莊景三世為相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
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有道順命無
道衡命齊國之士待之舉火者三百餘家猶且曰
嬰豈能養人者哉能食人者耳從君而趨愛玉而
跪身為大夫而治士喪曰士無生為大夫者是晏
子之恭也晏子非恭則無以成其儉故晏子者齊
之恭人也季文子非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
馬仲孫它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
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
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
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
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
以妾與馬是季文子之恭也季文子非恭則無以
成其儉故季文子者魯之恭人也士尹池為楚使
覲於宋子罕觴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西家之潦經

其宮尹池問曰何不更之子罕曰南家較工也恃
輒而食三世矣驟更之無所從較者必失業西家
高吾宮卑潦必經之何可禁也陽門之介夫死子
罕哭之甚哀晉人之視宋者歸謂宋不可伐也詩
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是子罕之恭也子罕非恭
無以成其信與哀故子罕者宋之恭人也王通曰
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廉者常樂無求貪
者常憂不足魏永為龍門令下車而廣官舍通曰
非所先也勞人逸己胡寧是營不動不儉難為人
上承遂止也易曰勞謙有終吉後之君子有與於
此者乎曰儉與信可能也恭不可能也然則孝沆
王旦王曾不足以與於此乎曰沆儉而自尊曾儉
而自貴旦恭而不終故曰仁則人人可能也取數
多而寬曰恭則不可能也取數簡而嚴然則恭可
以為仁乎曰恭而禮禮而情則可以為仁矣恭者
仁之質也夫其質亡則已久矣質亡故失其所好

稱服章第十三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其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无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

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
行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
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鷦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

其服

服者仁之榮也仁存于中而服著於外詩曰維其
有之是以似之有者天也似者人也君子不愧其
似之而畏其有之者中誠有之而外必好之人人
失其所好故畏人者少而愧天者衆也子臧好鵠
冠而戰其身子玉為瓊弁而收於神慶封之車美
而逃於吳蔡侯之佩雋而繫於楚庚與以好劍逐
於烏存邾子以好潔敗於熾炭高厚之歌詩不類
殺於灑藍華定之答賦不知而出於南里夫有車

服之人失其所好者不可勝數也。范武子辨殺烝而作執紼之書。孟獻子病相禮而志考父之弔。晏嬰以士服而執父喪。管仲以下卿而承大誓。是則君子之所貴也。若夫易衰以卒。殯事南冠以適。株林皮弁以對正御。趙風以謝敵國。是則君子之所不為也。是故君子居獨如衆。處昧如顯。無異人之容。無愧人之辭。粥粥乎無能也。而羽用為儀。詩曰：鴛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其儀一兮。所以制民壹行也。

王通曰：君子不責人以所不及，不强人以所不能，不苦人以所不好。楊素謂王通曰：甚矣古之衣裳冠履，樓而非便也。王通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劍佩鈞如，所以防其佚也。故曰：儼然民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然則有其服而有

其容有其容而有其辭此可能也
有其辭而有其德此不可能也
後之君子其亦有與於此者乎
曰唐人好麗宋人好質唐之麗壯以淫宋之質弱以辨夫其言辭德行則亦猶此也
然則諸儒之服行不亦有制乎
曰是貌言朋友之事也以是相示可以當教
軍國異容朝野異文夫非管仲子產不足以辨此也
詩曰芄蘭之支童子佩觿不遂不實而以支葉為佩者亦君子之所深愧也

有事章第十四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于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于天子

此言夫天子郊則書王正月不郊則不書王正月者也郊而致事于天子則必受朔於天子郊義曰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序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以具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是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先貴之義尊天之道所謂春王正月也又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廢郊孰敢廢郊者故在禮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為越喪而行事何以明之春秋書春王正月則天子必郊諸侯供燔柴四望之事或再卜郊於春二月三月非禮也然春二月三月皆可以郊者子丑寅之異建三代通用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書春王正月者一百有二是皆郊也魯皆助祭與於柴望之位雖諸

侯不往而供事非乏春秋不得而書也其改卜於丑寅者三十有三如春王二月春王三月是也其越紼而行事者六倍公八年冬十二月惠王崩明年書春王正月此已卜郊不得因喪而輟事也又公八年秋八月戊申襄王崩明年不郊書春毛伯來求金明魯之不供祀也成公五年冬十有一月已酉定王崩明年書春王正月此已卜郊不得因喪而輟事也襄公元年秋九月乙酉簡王崩明年正月葬簡王可以不郊然猶且郊書春正月故越紼行事若靈王之先郊天而後葬王是也襄公二十八年冬十有二月甲寅靈王崩明年書春王亦猶之惠王定王也然則倍公二十四年天王出於鄭理不得郊而亦書春王何也曰已卜郊矣蒙難而不郊則猶之郊也且嫌於無王也故為之王馬昭公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景王崩於是王室亂然猶謂不郊不足以定敬王故於明年而亦書王

定公元年有春王而無正月天王得以郊祀於上
魯不得以祭望於下故闕宗國之祀亦不得助天
子之祭也故春王正月者郊祀頒朔受服祈穀高
禘五者之所跡合也郊祀者何郊於員丘祀於明
堂也思文用於員丘我將用於明堂此春王之本
也頒朔者何因元日而頒朔也立春或於丑月或
於寅月故有春王二月春王三月頒朔受服畿內
公侯之事也祈穀高禘或於丑月或於寅月三代
之禮樂間用而兼奏周室所藉以冠冕天下有此
空名也葵丘之年王喪未踰月如之何其郊也曰
攝祀之禮自古而有也郊不得親其如不郊曰卜
牛卜牲皆在三月之前禮已成矣禮不以父母之
病缺祖父母之養然則祖父母為父母反服天為
天子歟郊非義乎曰卑尊之序蓋不敢曰謂子也
詩曰維羊維牛維天其石之時邁其邦昊天其子
之言不敢必之於天也不敢必之于天而猶致其

精禮是春秋所以租
天而禱天王之義也

公僖

二十有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

襄王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

公昭

二十有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景王

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
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是兩疑義也襄王出居在於冬月則距正月四月
之內典禮已備矣雖有伐鄭未為廢事未廢事而

不遂事亦不廢王也且猶之陽月也疑其無陽月而陽之猶其疑無王事而王之也景王已崩悼王方卒子朝未替而敬王立立而見之於郊是劉單之智也郊義曰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郊不辟喪故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春秋十三王唯五王即位而郊春秋無所褒貶亦謂空名在焉空名亦實事也王以事天為事侯以事王為事大夫以事君諸侯為事故曰貴賤皆有事于天下宣成襄昭奔走於盟主固有正月不得事其太廟者祭宗祝致告不敢誣也黃池之會景伯謂吳人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何世有職焉若不會宗祝將曰吳寶然乃舍之無其事而亦有其故也周之東遷大物未改諸侯即無事於天子周之掌故其忘之乎故天子至春王諸侯至正月春秋之義正天而不正王正郊而不正禘故王有不書崩葬而歲無不書春秋觀其大義槩可知矣

僖公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

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是年冬惠王崩明年春王正月夏有葵丘之會天
王致胙於齊侯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賜
胙且賜一級無下拜是年春則亦郊也齊不會郊
而會于洮明年又不與郊而夏會于葵丘何也曰
天子郊有畿內之公卿焉諸侯固不得而會也不
得而會則曰有事何也曰太史所書列賦之次將
以告于郊社神祇則不得謂之無事云爾然則夏
月有事於文武何也曰克商之年四月哉生明王
來自商至於豐偃武修文柴告祭望故周人之重
夏祭所謂西隣之禴祭也然則周之柴告用庚戌
而曰貴辛亥何也曰祀事之尚柔也後世蓋
有用其明日者或曰周用其庚魯用其辛

僖公

二十有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

是歲己丑上下三年皆未有郊不書春王正月狩則可以郊矣而不郊何也天子蓋喪河陽之地焉諸侯圍許則不知許田之為晉與為鄭與周與魯皆無所處也然則東周亦有藉田與曰有於魯之有許田知周之有藉田也然則郊必耕藉田與曰厲幽而下傷之矣藉田之不耕蓋自宣王始也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蓄殖於是乎始敷麗純固於是乎成是故搜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觀土陽瘳憤盈土氣震發農祥農正日月底於天廟先時九日太史告搜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厥其滿青穀乃不殖搜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

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祇祓監農不易王乃使
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藉命農大
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誓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
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
人薦老犧人薦醴王裸老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
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太史贊王
敬從之王耕一墾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
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
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
是日也耨帥音官以省風土廩於藉東南鍾而藏
之而時布之於農復則過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
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衆
曰狗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
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
王則大狗得獲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
修其疆畔日服其鈔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

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
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成守則有
財若是故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
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
遭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不
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然則庶人之有事何也曰猶是終畝之事也公父
文伯退朝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而母猶績
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歌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
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
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
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
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
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
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
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

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菜盛而後即安諸
侯朝修天子之業命畫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
徹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畫
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
而受業畫而講黃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
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
親織元紬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絃紝卿之內子為
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
以下皆未具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愬
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
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
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
逃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
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故如
敬姜可謂知所事矣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言
自天子而下之皆有事也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

仲尼則何勞也王通曰有之矣敢違天乎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然則後之學者皆勞乎曰勞非天也人所事天者也事天者無窮通無顯晦終日孳孳死而後已夫死則可以不事矣若朱元晦呂伯恭其人

小心章第十五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人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

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
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
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

方國

以晉狐偃趙衰胥臣之賢也世謂之三仁而聖門
無稱焉何也謂其敢也敢者何也自尚其事自尊
其身所謂大心者也大心則小德小德則不當於
天命當襄王之任祀也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
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
義也繼文之業而宣信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
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
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

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侑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乎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得之也乃出其民冬遂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則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

然則請隧何義也曰欲得王以歿也得王以歿不
幾於禫乎曰猶魯之用大路龍旂也大路龍旂成
王得以賜周公而襄王不得以賜文公何也曰周
公創制者也文公非創制者也成王受之武王七
年始封諸侯為周室禮樂之宗襄王守
府者也土地不得以與人而况典章乎
初子頽之亂五大夫奉王叔以伐惠王齊桓公之
立十一年矣猶未成霸也燕衎代周桓公敗之始
得錫命猶未敢駕周之卿士莊公二十年春鄭伯
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處于櫟
秋王與鄭伯入于郟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
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
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頽歌舞不倦樂
既也夫司旄行戮君為不舉而况奸王之位乎乃
與號叔約納王也明年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
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頽及五大夫鄭伯

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有虎牢以
東及王巡號守號公為王宮于拜王與之酒泉鄭
伯享王王以后之擊鑑子之號公請器王與之爵
鄭伯遂怨王也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謂
其備樂以享而又生怨也以鄭厲公之才勞於王
室克平內亂春秋猶不許其為君歿諡曰厲以齊
桓公之勤首救王室敗燕衛之師而不敢受輦帶
之贈名不得書於春秋而晉文公之憫馬請隧何
為也哉故晉文公猶之鄭厲公也其築王宮于珥
則取之號叔也其拜虎牢之略以為不足則亦取
之厲公也標記相距未四十年鄭猶是鄭也而晉
有楚人之心焉故踐土河陽之事君子之所深諱
也其所深諱之者何謂其無周公
辭禹之德而有周公辭禹之心也
斐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五大夫帥師圍徐以
懼吳次于乾谿以為之拔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

被豹爲執鞭以出僕析父從石尹子革夕王見之
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
孫牟變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
今吾使人於周求躬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
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筭路藍縷以處
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
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
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
其愛鼎楚子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
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
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楚子曰昔諸侯
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
有勞馬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
專足畏也又加以楚敢不畏君王哉楚子入荆
圭以爲鉞柝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
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何子革曰虜厲以須矣楚子

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馬昔穆
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必皆有車轍馬跡馬祭公
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其馬能知之楚子曰
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惜惜貳昭德音思
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楚子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
於難夫晉之三仁則不及誦子革之言也使其主
有君民之心故敢有君民之心則必有無民之心
有無民之心則必有無君之心矣晉之樂書宋之
向戌魯之季孫斯亦皆自謂有庇民之德也而卒
至於無君者其恭儉不足以役仁其信讓不足以
役禮侈心而不畏義有求而必得於上職此故也
季密問王霸之略王通曰不以天下易一物之命
遼東之役王通嘆曰天子不見伯益贊禹之辭吾

知殆夫夫伯益之贊禹不如舜之贊禹也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禹之告皋陶則猶未足以及此也然則韓魏公之不許裴度何也曰謂其猶有自是之心焉

便人章第十六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

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為便人

然則春秋亦與楚子審乎曰無與之也四伐陳鄭
八伐宋三殺具大夫公子則公子辛公子士大夫春
秋皆不去其官與其公子則是春秋不與楚子也
楚既稱子則不稱大夫公子而皆大夫公子之則
是不與楚子也邵陵之戰敗績稱師而直曰楚子
故春秋無與楚子者也然則楚子審之卒無以異
於旅昭居者何也曰虜度之死莫之能正則亦各
從其國也然則處之稱靈而共不稱靈何也曰有
所取之也楚子審以殺三大夫之故恐慙於其臣
庶及病革告大夫曰不殺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
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膺受多福是以
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宐多矣
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寬
宥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

擇馬莫對及五命乃許踰時楚子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故公子貞則可謂處厚也楚子再置陳鄭以屬於晉蕭魚之會卒以讓晉不復爭鄭是亦楚之令主也殺三大夫而莫之敢怨是猶在莊昭之間也夫使季孫為之而能如此乎

公襄十有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公定元年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公喪至自乾侯季孫使役如闕將溝馬榮駕爲曰生不能事死又繼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季孫又問於榮駕爲曰吾欲為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馬用

之乃謚曰昭從世次也夫季孫意如不為便人者
矣逐其君殺其子別其墓而又欲加之惡謚也是
為便人者乎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
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罪也對曰物
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
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
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父矣民之服焉不亦宜
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
於外其誰矜之甚矣史墨之妄也昭公之過易辭
也季氏使公五紬於晉而又自大其事自尚其功
用人於屨社祈既於煬宮屏叔孫婞而不聽棄子
家羈而不用也夫意如其能賢於后稷乎后稷不
能以一手足而享思文季孫欲以一手足而蔑周
公其得死於魯國幸矣然則春秋之不與子家羈
何也曰是非正卿也其出而不反亦有不足焉其
視衛甯俞亦猶一手足之烈也房玄齡問正主庇

民於王通王通曰非汝所及也守爾恭執爾慎其庶可以從政也三代而下名浮于行者多矣趙文子臧文仲之稱文也晉平公奪平子之稱平也夫有行浮於名者其唯展季乎節以壹惠而有所不盡也君子自卑而民敬尊之其抑下惠之謂乎

尊親章第十七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戚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親子

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
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
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
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夫子之言其為鄭子產乎惠者仁之施也愛者仁
之質也夫子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昭公二
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吾死子必為政唯
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
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
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
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
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

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少康惠比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寧迺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綵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適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夫子產之論寬猛有如夫子之論亂弟論水火有如夫子之論尊親者乎尊親之道極於父母而顯於天地概於神鬼故如夫子之論子產亦有所未至也子產之為政也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豐卷怒退而徵役子產將奔晉子皮止之乃逐豐卷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伯有死於羊肆子產枕其股而哭歛而殯諸市簡公之葬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

而蒯耶毀則日中而蒯請毀之以使諸侯之賓子
產曰宥來會葬豈憚日中遂弗毀也駟偃娶晉生
然弱偃卒父兄立乞子產以為弗順弗許亦弗止
晉人來問駟乞之立乞欲逃弗遣請龜以卜亦弗
許對客曰鄭國不天二三臣札瘥天昏又喪我先
大夫偃其子弱一二父兄懼墜宗主私謀而立長
寡君實不敢知其誰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
無或失職若二三臣即世者晉制其位則是隳鄙
也何國之為謝晉人而去之故焚書以定眾
略伯石以要成不察察於辨治是子產之寬也
公孫黑與公孫楚爭室楚執戈而逐之黑傷子產
執楚而數之曰君在國女用兵不畏威也奸國之
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弗下之不尊
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乃
放游楚於吳已而黑復作亂疾作不果子產亟使
人數之曰爾亂心無厭國不汝堪專伐伯有兩罪

一也昆季爭室爾罪二也黃隨之盟汝矯君位爾
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子智乃死作刑書叔向
以為不順貽書止之子產不聽曰吾以救世也作
丘賦國人謗之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尚刊社搜
死生以之為善者不改其度乃有濟也詩曰禮義
不訥何邇邇於人言是子產之嚴也子產以寬則不
毀鄉校以師衆謗以嚴則不改丘賦而鞅刑書以
寬則賂伯石而邇豐卷以嚴則放子南而鞅子智
夫各有其道也子產從政三月與人歌之曰取我
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
之三年政成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
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其誰嗣之故子產者民之
母也非獨民母亦民之父也王通曰為政者先德
而後刑其民勸以恕先刑而後德其民詐以怨然
則後之君子其足以與於此乎曰周敦頤程顥陸
九淵張拭真德秀魏了翁之徒皆嘗從事於此矣

民敝章第十八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子曰夏道未瀆解不求備不大望于民民未厭其親殷

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命者天也天者易簡之宗也神不及天鬼不及神天道至於鬼神而繁矣禮不及神施不及鬼人道至於禮施而縟矣故跡天命而有鬼神繇鬼神而有禮施質文相推聖人不得而知也繇精禋而有祭祀繇祭祀而有會盟聖人有不知其所至而至矣王通曰有祀有祭有饗三者不同聖人所以接三才之與也氣為上形為下識都其中而三才備矣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馬近則求諸己也己者非他盡性者也故卒歸之人推鬼於人益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馬至哉地祇百物生焉示之以形斯其義也形者非他

骨肉之謂也。故以祭禮接焉。王通則知其源矣。不知其委也。凡禮皆始於天命。中於鬼神。而終於人。事天命之有精禮鬼神之有祭祀人事之有會盟。猶元年之必有春。王春王之必有正月也。五帝之貴郊社三王之貴宗祏五霸之貴壇坫。去人愈近。則去禮愈遠。不至於極。敬未有能反者。故春秋所以指敬而知反也。齊桓之道近於夏八會九盟。四用兵車不舉。期日親而不尊。其敵也。卷而愚。僂而野。樸而不文。晉文之道近於殷一會兩盟。皆以兵車有戰有伐。尊而不親。其敵也。蕩而不靜。勝而無耻。晉悼之道近於周三盟十五會。有侵有救。或叛或服。親而不尊。其敵也。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故曰台陵。葵丘未瀆。詞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踐土河陽未瀆。禮而求備於民。虛打彭城。威雖澤邠邢丘戲虎。寧亳北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然則踐土河陽皆已瀆禮。而曰未瀆禮。

何也曰是猶有築宮錫命稽首拜賜之禮焉過此則已矣無復有舉之者矣虛打彭城之強民未瀆師齊人不會而質太子光是強民而未瀆神也滅強民再會而城鄭難澤瀆神再盟於袁偽郝逃陳侯而卒鄭伯邢丘改命而戲改載書至於改命載書則刑賞俱窮矣虎牢之役諸侯不進亳北之盟鄭人兩來故未瀆神而強民質爵刑罰俱窮者晉悼公是也

成公十有八年冬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

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楚人之伐宋也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乃出師於台谷

以救宋過楚師于靡角楚師還
宋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襄公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

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斃
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以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
於晉圍宋彭城何也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
叛人也又曰不以彭城與楚也自台陵而下未有
義舉於此者也而曰強民何也於其乞師而知之
魯有成公之喪而士魴乞師不曰來弔乞師於魯
則弔乞師於齊齊不至而質其世子故曰強民也
於是夏遂伐鄭敗鄭師於洧上晉悼之霸則於是
始也

襄公

二年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

曹人邾人于戚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鄭以鄆陵之戰楚子集矢也不肯叛楚荀罃謀于孟獻子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從之知武子以齊人未從滕薛小邾不至皆為齊政將請於齊以觀齊志曰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

得請事將在齊崔子聞之乃以滕薛小邾之大夫再會于戚遂城虎牢一歲再會皆未成盟也故曰

強民而未潰乎神

襄公三年夏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

邾子齊世子光同盟于雞澤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

陳袁僑盟

城虎牢而鄭服晉將修吳好以告於齊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彤外六月己未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吳子以道遠不至然書同盟者何晉以單子在會請於齊吳將大其事同獎王室而陳人後至與大夫盟不及公侯禮也穀梁子曰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私與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是則未為失正也大夫不敢

盟公侯而後與於大夫悼公出於周與單子交單子始會而樊王室鄭陳新服齊侯雖不至而世子光在句襄靈景厲之盟未有感於此者也然已強民矣潰神矣刑賞亦窮矣是周道之衰也然則周道亦至於春秋乎曰天王猶在何為不至於春秋也

公襄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郟人于戚

公襄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祖

十四年季孫宿叔老

及諸侯大夫

會吳于向

難澤之盟將會吳而吳不至於是為善道為威為
粗以要之要之者何謂內吳而外楚也楚之所畏
者吳耳使吳得志於楚亦必不降心於諸姬戚之
會進而稱人祖之會則猶然吳也穀梁子曰會而
入會外之也既已會之而又外之則必不足以服
吳吳不以王子而蹈諸夏則必以姬伯而長諸侯
故以禮施要吳則必以爵賞窮晉矣是為要吳者
之過也然則吳不待要如何不待要則必質之於
命衷之於禮參之於鬼神命以鎮之禮以正之鬼
神以申之未有不本三者而能無敵者也然則三
代之教本於三者而皆有敵者何也曰天不
勝人命不勝欲要鬼神而攘功利者衆也

襄公
五年冬戊辰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七年冬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于郟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
于郟陳侯逃歸

是皆勤陳也諸侯之果於棄蔡不果於棄陳何也
曰為表僑之會也表僑偏於子辛而楚殺子辛是
楚之義也子囊為政必復討陳陳必歸楚也故范
宣子欲遂舍陳然舍陳則必舍鄭舍鄭則無為貴
諸侯之會矣故諸夏之強民無有甚於爭陳與鄭
者也鄭之會鄭伯弑而陳侯逃弑不能討而逃不
能復則天窮於命而神窮於教故挽天與神者其
唯人也上無天王下無方伯積漸之勢為鬼不復

故諸侯之失其宗廟社稷者衆也然則悼公不為方伯乎曰未有天王之命未有天王之命以自為方伯則亦猶之吳楚之自雄也固宜乎吳楚之有不服也然則有王命足以服吳楚乎曰不服吳楚亦有以服乎春秋春秋者本天而申命者也

襄公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

同盟于戲

十有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

未同盟于亳城北

是皆勤鄭也勤鄭而強民則必潰神矣戲之盟晉
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
晉命是聽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
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
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禮祀民人不獲享
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
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底民者是從而敢
有異志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
神要言焉若可改也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
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
姑盟而退既而楚子又伐鄭子駢將及楚平子孔
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駢子
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
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

也所臨唯信明神不獨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
同盟于中分明年秋晉師來伐師于牛首城虎牢
而戍之城梧及制鄭復從晉楚師救鄭晉師將還
鄭復從楚也明年晉復伐鄭為亳北之盟亳城北
之盟仗大義要明神貨於七姓十二國之祖曰有
叛者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晉
師既歸楚人將以秦師伐鄭鄭復從楚也蓋自戲
之盟三反三復矣鄭以唯彊足從不顧盟誓又侵
蔡伐宋以觀晉楚之強弱見漆洧所謂且觀也晉
室方強政令未衰施舍聚貸國無滯積亦無困人
楚之諸臣亦謂方今之時不能與晉爭鄭明年乃
為蕭魚之師鄭於是服晉不復從楚也晉雖勝楚
而強民瀆神賞爵刑罰無不窮者政謂強民而不
瀆神賞爵刑罰窮者蓋猶當踐土河陽之事難澤
戲亳北猶未足
以與於此也

然則晉平公不足以與於此乎曰晉平公何譏焉
春秋三際一霸一侯一亂一戰與狄救齊而霸
業更端諸侯受之北林之師魯作三軍而霸業遂
絕大夫受之正霸不及晉文雖霸不及晉平故自
蕭魚而下君子所不論矣諸侯之同圍齊春秋之
所惡也祝柯之盟曰大毋侵小而反端於邾或執
其君或取其地商任沙隨皆錮蔡氏夷儀再舉終
之以賂舍賊而亂夏盟再止我公故平公之會春
秋所不稱也城祀之師為肩夏肄澶淵再會失信
於宋故會盟之道至於昭公元年而終矣亂於申
潰於厥憇陵夷於平丘游魂於黃父至於鄆陵危
而窮矣非其求備而窮其天人所會鬼神禮施與
之俱窮也然則殷道求備於民其民之徹蕩而不
靜勝而無耻陵遲五六百年淫威白馬又五六百
年霸於東國襄公茲父微盟於桓文之間景公頤
曼取曹於春秋之末攷其遺澤倍於周室何也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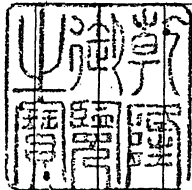
霸者王之餘也殷室滅王賢聖屢作當帝乙之世
天下未虧武王以一戰克之商土餘黎七年未靖
至於戰國之末猶且稱王者三十四年是微子之
澤也夏道早衰少康之時肇有羿浞迨於末造韋
顧昆吾相違為霸周人猶且存之至于三四百年
故二恪之餘或公或子夫非周德尊禮尚施而能
乎如此

然則周歷之域遠不及殷及其衰也微不及夏其
為賞爵刑罰之窮乎曰井田封建刑賞託於諸侯
以霸匡王刑賞託於盟主自諸侯而大夫自大夫
而家臣積漸所繇匪伊朝夕踐土執曹伯以諸侯
而討諸侯翟泉執仲幾以大夫而討大夫然皆聲
以王室歸於京師故黃父畢馳文武之澤猶有存
焉亦井田封建之力也王通曰民無定主而責之
以忠國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繇也已

唐太宗曰不井田不封建不內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然則使唐宗為主王通為相周公之道其可行乎曰使其臣主相信各三十年房杜王魏更十數人立於朝守猶或可行也然而井田封建內刑此三者非春秋之所貴也春秋書取田歸田者六書城入取降者大小八十書閹獄君者一其意皆不在於三者也然則周公何意春秋何義與曰周公之意尊尊而親親賢賢而齒齒春秋之義質質而文文忠忠而恕恕是八者何謂也曰春秋之謂也春秋之霸無定尊尊王若貴石尚歸脈猶稱天王渠糾來聘王不去天縞葛之戰不與買戎同讖魚門之宵不與乾時俱耻此四者所以尊尊而親親也與者稱字賤者稱人宋先於陳衛紂於蔡此四者所以賢賢而齒齒也繇是而推尊親賢齒皆有具質質者本忠歸贈求購求金求車觀魚觀社取郟取防成亂納鼎丹楹刻楠用幣用牲

乞師取穀告月朝廟至河乃復此數者皆無所用
文無所用文以著其忠繇是而推尊觀賢齒皆有
其文文者本恕六羽言初易枋言假築館云外救
紀稱次盟蕩平營公薨不地內諱及喪越禮用致
圍宋離楚從狩朝王逆祀搆躋弑赤稱子平州諱
田黑壞諱賂去籥之卹仲遂至笙之寬歸父揚橋
之質楚師蟲牢之喪天子如晉而不葬晉侯伐秦
而先言王國陽穀之不及文若歸齊沙隨之不見
辭深咎晉大雩之逐季氏從祀之歿陽虎陳蔡之
復國不繫於楚卹費之墮城不繫於公胡頓之臧
不責名陵謹聞之歸如哀曹伯凡此數者皆不徒
用質不徒用質以致其恕故恕起而忠忠文文而
質質比四者春秋所以著尊親之道垂賢齒之教
也用文之極至於天王狩于河陽用質之極至於
天王殺其弟佞夫用忠之極至於王使榮叔來錫
桓公命用恕之極至於蔡衛陳人從王伐鄭故春

秋者三統之所合建也禹湯文武之所受其繩準也然則春秋無五帝之道乎曰何為其無之也春秋之道非故則不書日非罪則不書人非斥則不書名故有名不如無名有人不如無人有人日不如無日有為者刑無為者勝故春秋者五帝三皇之所以為勝也



表記集傳卷一